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闕名

金紫光祿大夫趙芬碑

上闕翼芭島而納百川者必有出日之波瀾斯乃上闕庶績亦何代無其人哉淮安定公繼之矣公諱芬字士茂上闕英靈不絕十一世祖融字稚長所謂荀令君上闕脉曾祖玫祖賓胄或頻貫藩維或口腰銀艾上闕出龍宿感周勃生公炳靈特挺氣稟純粹上闕理無喜慍之色先聖微言味之而不倦上闕書舍人尚書兵部郎職乃應星入同掖上闕二國並興伊洛崤函百樓相對金星火宿芒上闕而不進加儀同三司仍長史徵入朝歷御伯納言上闕治夏官府司馬封淮安縣開國子前後任熊浙二州刺史口口口口口幹口優上闕滯如上闕平口口口天官上闕聖主得賢開皇五

年除蒲州刺史加金紫光祿大夫呂公年時方遊故優呂上闕乞骸聽呂大將軍淮安公歸第仍降璽書□賜几杖□□□□□□□皇上闕二月十二日寢疾薨于京師之太平里第王人□□□□□□□□粤十上闕府內融虛舟玄運有禮有法可大可久從□□□□□□□□□□排除上闕然風塵不染清白自守脂膏莫潤故上闕公業不亡析薪有寄府佐杜寬等仰惟盛上闕誰知夏屋之所乃勒此高碑樹之下闕

上闕歷代□□□仁不常厥士所在稱珍□美上闕動無近對研尋百氏下上千古上闕命歸火謳歌去木古上闕身淑慎名敘斯在上闕城黃腸□墓石下闕碑拓本

隋上柱國梁州刺史陳茂碑

□□挺奇略干□□□高文于游夏芳徽盛範□□傳祀纂神基□六奇定策東項甯漢德□□□兼□著□□興太守功表折衝

任居分陝祖□□□□遺下闕　案集古錄引碑云茂字延及當在此闕處　公稟氣辰
象降靈□□□五行之秀蘊六德之姿倚天照其鋒穎絕海振其
羽翮識□□故下闕　太祖□元皇帝之□□也爲大將軍□□□
贊姬文之□殷朝若晉室之藩屏國望雲斯表佳氣□□□□初
下闕　公自賈誼登朝之歲終童奉使之年展采于濫觴之辰效官
于尺木之始□一心而事君□三分自成務還振威將軍給事中
□□□□□□□□刑獄下闕　仍爲將軍府屬治內郎功預斷蟻勸
宣汗馬□用□間威風遠振封南皮縣男食邑二百戶太祖爲上
柱國隋國公涇州□□公□府下闕　有□□之化非無利器之能
轉涇州總管府司錄遐遠將軍右□員外常侍皇上嗣霸圖將興
帝業昕□道□□□□上□□大將軍□□公公下闕　府長史
周武帝薄伐東秦席卷河北督振□坂勢超垓下既而流湯□□
方盛引弓之下闕　公銜冠之氣臨危奮發□□之誠造次先表每

吕身口執銳前驅上天縱雄傑英威口世闕下　之口口下口口口
口口口口上口口口口師凱入授儀同三司上德映在田在口紫
口一口口口九命公亦追蹤口口絕口入闕下　上爲定州總管公
任總管府司錄兼定州贊治上爲亳州總管公除總管府司錄上
爲上柱國公遷府長史闕下　蚩尤之凶口口口東陵之盜謀爲西
楚之口肆彼逆口口口郡邑刁斗相喧雲梯交映晉陽之師將沒
疏勒之口口口口公闕下　之口心口口口之擊口之去口轟口冰泮
掃地無遺口口遠降口蒙褒賞授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口口之
闕下　大將軍上爲大丞相隋王公除府掾治右十二府長史上登
庸伊始納麓在辰作口賀圖口絕口口公闕下　之義既深推口之
思斯重大隋御宇惟新建國開皇元年授給事黃門侍郎口口日
夕闕下　執府口其年除右衛府長史進爵爲口增邑六百戶通前
一千四百戶出口上闕下　師口口軍容之盛公運籌幕府口和鼎

寶塞□獻授□故□假二年授開府儀同三司領左闕下 舉□□
□聲□□□□□道□仰雄風之扇□□□受□設□之□周
氏季闕下 公化呂時雍布呂輕典銜策斯舉帝弦遐用□□□其
冤□比屋傳其頌聲疆埸乂安遐邇□福□□之闕下 除給事
黃門侍郎兼右衛府長史七年授兼大僕卿黃門侍郎如故九年
正除大僕卿判黃門侍郎如故□尚□□□□居闕下 授上
開府儀同三司大僕卿判黃門侍郎如故斯遊□咸□衡□□比
鄰隣□台□均□權闕下 呂公春秋□□宜盡頤攝禁掖便繁或
虐湯□□□舉□中□治□案部□條咸惠斯□下車爲政□化
雍然□□□其明□□□□其闕下 薨于□□春秋六十有一悲
切摧梁慟深罷市兩宮軫□百辟傷懷謚曰□公禮也即呂其年
之□月十□日歸葬蒲州猗氏縣長□□之闕下 九□才□五際
□□□□之道□□天然□□□之心□由早□驅馳少□宦

伍燕南趙北□職□□□□□□□□□□□□□□之節下闕
之□漢光□委質皇家冊條載□關締構綢繆□□蒙臥內之□
恩□共里之□澤賚□□之運□□□□之下闕　愉愉□□□□□□
□□□□之節儉□□默□不貪□□□□夫人王氏太原□□
人也世襲下闕　中□□□□□□□□□禮□□斯□方諧鼓
瑟之□遽□□□之□郵□無□舉案何□□□政下闕　疑□□
□□之下闕　己□□□贊□傳□範方使彔田且變□□□頃之
□陵谷推移尚紀勝與之粹其銘曰
□□□撥賓王覲國丞相奇謀太丘盛德下闕　懈妙□□□□鬱
抑下□沈吟□□緣鶴□□功參後下闕　冠帶□□□□□傳臨
□□□□遐負佇□□布下闕　遵□敎下闕碑拓本

隋桂國靈州總管海陵公賀若誼碑

覲夫宇內之廣生民之衆隨夜川己□□□朔□□□□□□□

□□者□□□□□□□□□□□□□□□□□□□□□
□□□□□□□□□□□□□其爲不朽乎公諱誼字道機
河南洛陽人也昔軒后啟祚若水降□□□□□□□□□□
□□□□□□□□□及□□□龍騰豹變鯤運鵬飛□□代
吕□□□嵩□而光宅則我洪宗盛緒佐帝從王欎爲卿相之門
竝稱冠蓋之里□□□□□□□□□□□□□□□□□□
□□□公□司□竝□量恢宏□□□坐南宮而儀北斗參八
座而贊萬機祖伏連襲爵安富公雲州刺史父統右衛將軍散騎
常侍□□□□□□□□□□□□□□□□吕□德□規□
時濟世□□□□□□□勒功□鼎公卽哀公之第三子也感
降則黼黻台星儀表則山庭月角澄波瀾于万頃竦□幹于千尋
□□□□□□□□□邈響之操吕爲尋章摘句□生之常談
雕蟲篆刻□子之事耳博概載籍撮其指歸悟聖人設教之方體

君子立身之義□□□□□□□□□□□□□□□□□□□
□□□□□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尚食典御周太祖光啟三
分功成九合爪牙之任延納奇士乃命公呂大都督領親信于時
□□□□□□□□□□□□□□□□乃命公奉使居于杏城
會北狄勢分左□交爭茹茹種落屯結河表公知機其神見可而
進不暇請命馳馹赴之懲撫綏□備加導誘羣狄□□□□□□
□□□□□馬三万餘匹太祖深相器異賞呂□□□□□□
□□□□□□傾□□□□身爲輕重東鄰遣使已入虜庭朝
廷深懼逆和莫能□絕呂公□□□□□□□□□□□□□
□□□□□□□□犯□□□□九攻九□之勢施于樽俎百戰
百勝之□更作樞機匈奴駭服厚相禮待乃執齊使舍人楊賜等
付公□□□騎□□□□□□□□世□略陽□□□□
□□賓□□□補上□妙□時□□呂□□長史周元年除司射

大夫封穎城縣開國子轉左宮伯三年加開府□□□遷□□二
州□□州□□□州刺史□六條□化藹□案才□□□□
仁風被于□民甘雨隨□軒蓋□安之地衡要斯在三峽設險八
陣成圖自非□武兼運無□當斯鎮撫□□公□□□□□
□□□□□□公□□□略每出□□地□□威鎮殊俗
凡所招納六萬餘戶建德年治潞州刺史周武揚旌汾浦席卷河
東公□于函谷□□□□□□□□□□□□□州諸軍
事洛州刺史封建威□□□□□□□紹義竄身沙漠委質
獯獫憑引寇戎每為邊患呂公聲□遠裔信著殊方乃遣□□
□□□□□□□□□□□□□□□□榮□□□
□□大將軍除亳州總管進封范陽郡公皇隋撫運授上大將軍
開皇三年除右武候大將軍□□□□呂□□□□□□
□□將軍除華敷二州刺史改封海陵郡公轉涇州刺史十二年

除靈州總管靈州刺史進位柱國公管仲之謀亦旣上騰陶侃之
翅屢飛□□□□□□□□□□□□□□□□□□□□□□
□□毅而□心不矯□呂求譽□□□月□化大行□年迫崦嵫
志□謝事上表陳遜優詔不許春秋七十有七呂十六年春二月
□□□疾□于家呂八月廿二日眉于□□□王人弔祭諡曰威
公禮也惟公擬茲偉器□□多能傳緻術于白猿受兵符于黃石
龍韜豹韜之法牡陣牝陣之奇獨悟□□□□□□□□□□□
□□□□播□□而□□□馳□□□□□□□□而□號
銀鏑□而爲落圓亦妙絕一時聲高六郡旣而宦成名遂禮縟位
隆居則羈□□□□則□□□□□□□□□□□于二□
酬損之忠□□□□□□□□□□□軒冕而□寄濠梁郊郭
之外別廬一所類洛西之金谷有山陽之竹林每休沐餘閑退朝
□暇□□□□□□□□□□舉□□□歌聲□□□□□□□

□□□□□□□□□有千歲人無百年西山之石不追東嶽之
期歷至郭門既遠長別□□□□□□□□□□□□□□□□
□□□□□□□□合陳□等□□□□□□□□□□□□避
俗思范□鑄金而寫狀況乎猶承敍義親頒甁板而墳塋未表贊
須無閒乃相與□□□□□□□□□□□□□碑□□□而無
絕其詞曰
肇自黃神分于白帝業盛千古福流萬世剏野建功方行□契□
□□□□□□□□□□□□□□□□□□□□□心靈人倫
□□□□□□□□□□□□□□□□□公鬱標器望志識恢
造磚神高亮學劒曲城受書汜上見義□踐當仁不讓□□□□
□□□□□□□□□□□□□虹連□□□□□□門□□□
□□□□林□□長狄種落紛綸關塞擾攘□□□國□□見機
而作外降五□內□□□□□□□□□□□□□□□□□

□□□□□□□□□□□□□□□□□□□□□時□□□
□高賞茇□□□□□□□□□□□□□□□閒□□□□□
□□□□□□□□□□□□□□□□□□□□□□□□□
□□□□□□□□□□□□□□□□□□萬□□□□□□
□□□□□□□□□□□□□碑拓本案此碑千七百四十一字今據明拓本錄之僅九百五十二字俟訪求舊拓本補足

隋邛州刺史安喜公李使君碑

使君涼武昭王之後石墨鐫華一王雄據一方保乂河右□□□□文武闕下郎祖景超員外散騎侍郎謚□□□風神□□□□兩滿人位□□父通逸使持節東南道都督狄道縣開國子闕下李父孜之出牧荊郡闕下仍□寇亂乃扶城純衆闕下功闕下狀□合□某闕下世濟□□象賢□出三辰□□循之精四時將玉燭之□□□恢□□□□□百

□□□千尋直上闕下　出□□□談𨑹者莫不推□□□翟公咸
相引□太祖武元皇帝□□在田府望□重乃召為外兵參軍事
闕下　爭未分□□□□□□□攻心□□之□太祖□□□出制
□開西□□□之兵□□沙□之衆闕下　戎闕下　馬骨□□爽水
長□塞外□□□陽□氏微□鞠□□戰卜□討脉背城魚□□
野公壯心□發□□德闕下　王師□旋式加□賞□□都督封□
州斥章縣開國子邑四百戶周大冢宰晉國公居社稷之重當□
機之政爪牙之任闕下　信尋轉大都督進封□州安喜縣開國侯
邑一千二百戶又除天官府都上士天和四年除使持節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司武□□大夫大象二年□□司
武大夫進位上儀同大將軍皇隋□運□□茅社進爵為公開皇
二年□上開府車騎將軍六年十二月除使持節邛州諸軍事邛
州刺史稿圖鹽井物□富饒□□□文民俗□□□□祭□□□

闕名

之□莫傳文君聽琴失身之風未絕公齊禮正德令行禁止淪人□□欣藏仁風蜀□鳴絃□□莫闕下 之□□□玉金空有□□之□十一年因疾還京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薨于京第春秋六十有五粤呂十七年二月廿五日厝于□西縣交川鄉唯公□宇外□□□內□非禮不動唯仁是託夜□□行未□改□容□疾□□爾不□□其□□□□同□□之□心地□九□之□垂□□□之□□□□呂之□□乎若對闕下 庭加呂□□好古重□輕財□車而□周人□□□□窮士□□軍□雅善兵□研□水□□□□□山之□□□文之妙闕下 之□□杯不□比□□一德包□□□□□可大可久全行全名而才□半古□不充□□山之□未□中□之闕下 于□□絕絃止□□□□士友□□長史□□大□□□□棧□□□者□□□風俗會稽興□之□安□先賢之狀闕下 民□□子夏□之□□□佳□之地乃相與進□

口城門闕下　而青松口口口人口口口史其辭曰

口乘闕下　後口口口成名王闕下　文闕下　行乎擬靈珠心闕下　物

闕下　未分口天下闕碑拓本案此碑勒跋過半據石墨鐫華余遇觀揖二紙而碑頗完獨闕使君名則今世未必無明拓本故已泯而復錄之

建安公等造尼寺碑

昔夫老子作上下之經纔表清虛之妙莊生著內外之義且論出處之高無中業報之言豈暘因緣之旨眷言大道未為盡得是知神理未滅真趣幽玄心期之理起惑興障若非達聖膺運至德降靈孰能敷化大千口口彼岸暨口通漢夢炭驗昆明法輪西闡像教東被自尒迄今將千載矣雖神功妙迹迴出天人應物隨方多有口口口口玄風遂扇緒口更繁或廢或興隨時出沒良由心塗所隔業緣致壅故耳我大隋膺千齡之會處五運之口口口口道先天協命皇帝統厤乘元欽明御宇秉金輪以治世懸玉鏡而照

臨齊逸萬古澤被遐外好生惡殺泣辜解網輕茲小道慕彼大乘
欲歸一諦會由三寶乃詔州縣各立僧尼二寺龔聖軌之將纘繼
金言之暫缺使君建安公衣冠水鏡搢紳模楷入朝見美出牧稱
賢含柔履慎莘由成則德流異部聲播殊方念法界以歸依弘慈
善以訓物申命懃至不捨斯須縣令西河宋景輔國將軍內散復
州別駕治長史宜昌竟陵二郡□□□都督允文允武所在稱奇
製錦一周弦歌千室志懷清慎恆若履冰能官之美今古獨絕濱
悟非常情存釋典聽訟之暇無忘福田丞大梁齊相尉博陵張服
河閒張摽並以明哲來贊專城清慾自處譽宣鄉邑俱申迴向之
心共忻眞淨之路心意精實不行自遂遂仰依明敕償屬宿誠乃
于形勝之所崇構尼寺縣官七職爰及鄉正之徒感斯福德忻然
營助寺主道辯等覺法細上坐智最綏稱等咸以戒操端嚴音儀
匪忒煩惱已棄業行聿脩相與經始不日而就尒其勢極弘麗地

惟爽塏房廡深邃長廊交映連甍雲合比屋霞舒寶鐸迎風雕梁照日至于莊嚴□殿飾畫丹青相好非常光明特絶舊尼循德淡觀律儀莫不負錫來遊有懷樂土竊惟靈應微遠無迹可尋但理□□□言由事發故探賾索隱更顯法于將來幽贊神明亦了達于未悟然則立德之美從斯而見著述之義其在□□今盛業既彰大功剋構而徽猷莫記非所以曉示來葉者也是以敬勒他山式遵前學庶無土功德與山□□□傳其詞曰

逖聽前脩曾聞莊老可名非名可道非道逍遙爲貴齊物爲實緣報不由理尚未好遙哉上覺□□神功四禪無像三界畢空□非迹應事以感通無因達聖何以開蒙於惟我皇自天攸縱九有懷德八方咸統治尚無爲民隨日用滔風既□式歌且誦功參佐命來牧番維秉茲德實是導是綏民知禮讓俗尚謙撝過則稱己功必□□實爲良宰撥煩理□既經德化風移俗易仁不獨善贊輔

斯益共保令名嘉命可適爰有明詔誥彼四方玄風更闡遺教重

昌同□□德上下紀綱伽藍仍建迴刹高驪物愛雕修人榮寶飾

甚堂皎皎華構翼翼名德卜居宴坐止息歸依一□□□□□溫

溫哲人穆穆明后作我橋梁弘茲善誘有言必應言立不朽敬勒

斯銘天長地久大隋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六月辛□□碑拓本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終

全隋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外國

倭國王多利思北孤

多利思北孤姓阿每

國書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隋書東夷倭國傳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貢其國書云云帝覽之不悅）

高昌王麴伯雅

伯雅本金城榆中人開皇中嗣位大業中尚宗女華容公主拜光祿大夫弁國公

下令國中

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

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已上皆宜解辮削衽（隋書高昌傳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尙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

突厥沙鉢略可汗

可汗姓阿史那氏名攝圖伊利可汗之子齊周間佗鉢可汗已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佗鉢卒國人迎立之號伊利俱羅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山後度漠南寄居白道川

立約已碩爲盼

致隋文帝書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

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隋書〕

突厥傳〔北史九十九〕

上隋文帝表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逾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已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恆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于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眞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

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令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于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眞等奉表以聞隋書突厥傳沙鉢略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又見北史九十九通典一百九十七

突厥莫何可汗

可汗名處羅侯號突利設攝圖弟開皇七年嗣位爲葉護可汗隋拜爲莫何可汗

奏請取北牙

阿波爲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閒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隋書長孫晟傳開皇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爲莫何可汗處羅侯因晟奏

突厥啟民可汗

可汗名染干攝圖次子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開皇十九年拜爲意珍豆啟民可汗

上表謝恩

臣既蒙豎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隋書突厥傳

上表陳謝

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竝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隋書突厥傳

上煬帝表

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

也、其突厥百姓、死者已外還聚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竝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隋書突厥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一終

全隋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一

智顗

智顗，字德安，俗姓陳，潁川人，居華容。梁末出家湘州果願寺。陳光大初，住金陵瓦官寺。太建中，入天台。至德中，召住光宅寺。陳亡，晉王奉爲戒師，號智者。尋歸湘州，又入天台。開皇十七年卒。

諫僧尼策經落第休道

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槃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釋藏緩口續高僧傳

將赴晉王召求四願

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極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

闍庠序□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閒撙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愼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徵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垂去就去就若垂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同上

與晉王書論毀寺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敘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燒燼仰乘大力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銜恩滿路昔居戎在陣尙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搒剔伽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謬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由香火

事大意之所為唯憂冥道寵忘卽日之身必存未來之義若不述愚心則慮當四事復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悕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那當願聖德尊嚴履茲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棟梁佛法牆塹三寶澤罩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若須營造治葺城隍江南竹木之鄉采伐爾易仰希弘紐提拔將沈故寺若存新福更長冀蒙矜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蹟沙門某敬白

三月十一日 釋藏越二國清百錄二

與晉王書請為匡山兩寺檀越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雁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眞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内閑半滿外善三玄德術退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那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

修西方觀。末于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爲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宗郎日宛然。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延請。因棲其峯。次梁慧歸在後登蹤。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誦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于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爲日。談祇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爲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上同

荅晉王請撰淨名義疏書

役逝衆務。殷勤至法。匹夫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賴。蓋發地菩薩。應生大家。所以發心。興隆大道。曷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夙志。于天台舊居。言念撫捨。庶因世境安樂。更得紆

跡幽林，仰為行道，非唯城邑，近成謬承。入況擬述師資，願此疏蔽，
已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彌匪克堪。貧道宗承
師教，禪慧頒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衆聽經論，其功既淺，賴荷禪
門，遞定修習，比于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違業乖至熟，自非如來
明達，稱智高聞，檀林殊能，誰肯雙損，況乎去聖滋遠，曉悟甚微，徒
欲承恩，懼乖演繹，有招幽譏，兼虧聖德，特願更迴神慮，別俟勝賢，
妙果勞因，使無斷絕，經稱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為能
入，因知深猷大乘，佛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
德覽，徒申庸促，終不自宣，沙門某白。上同

與晉王書請為天台玉泉十住三寺檀越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爰逮報示，不然夙志棲霞，乃言咫尺，
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囑弟子，恐
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禽鳥，焚燒餘骨，送往天台，願得次生，還

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起義門多慙蕪濫發心旣重輒課庸微去聽慈恩庶無忽促政言天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爲已昔年修葺願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絕故欲遣修葺藝憑方便同途校具淨人待蒙勝擧并浙一旨事並前諮方乞寺名願作檀越懼多煩沓求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彌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爲檢校唯待教旨卽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遐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聞煩爛言何能謝沙門某白三月二十日釋藏起三國清百錄三

荅晉王書謝度人出家

切已今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爲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鎔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爲弟子輒當恭旨作說戒師年歲旣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爲作依止並賜法衣卽于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九日同上

答晉王書論放徒流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敎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日淸淨圓滿恩放徒流矜免鞭罰上開府諸惠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詳即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消苦御俗仰屬輪王案此經云若犯王法繫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殖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淸齋洗浣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枷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以勝旛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械道流忍乃上來戰灢下恥白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責誓依僧黜使慚誡奬耳沙門某敬白

十月十六日上同

荅謝晉王施物書

開府柳顧言宣敎旨，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幷施金色新製香爐匳一具，法衣一通，絲綃百段，燭二十挺，紙二千張，上廚果食等。刹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識，幸逢弘建正法，省無戒慧，實愧難銷。香爐起茅，蓮華尊艷，忍辱離塵，安行履蹤，經稱受用，無作恆生。燭俟夜燎，紙擬淨名，當機要施，法事忘謝，果食雜穢，道場同沾，歸福有在，辭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上。同上

遺書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得從閑曠，是以去西陝之舊里，將領門徒，遊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接江源，連亙海際，魚捕漁業，交橫塞水，殺戮既多，哀怨無限，非直夭傷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沒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願言拯濟，仍率嚫山資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茲漁業，永

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兒啟法心連仍，請講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德感羊公，歎聞斯妙句，咸捨漁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充滿，入藕荷深，蒼蘭間花滿菴苔，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隋侯之德，斯國樹植妙行于前，仰播芳風于末代，福不唐捐，善無虛失，仍以此事，具白前陳，敘云此江若無烏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為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循植德本，才地兼美，聞斯積善，請樹高碑，贊此洪基，與獄同固，願茲勝業，將日月俱。含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繫尊懷，仰惟皇帝陛下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復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羣分，自運四弘，總下生而普濟，且不麛不卵，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當有天下而恪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之池，興燒煮之業，使黎民恐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

道齋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于山西英聲馳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肖曲垂禮接弱非世範謬荷人師且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州有嚴使的奉敕符毀所樹之碑復民漁業者貧道即振錫披衣擔簦躡屩遠遊京輦詣闕上書頓首碎身以全物命況今上旨總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漢山水不出海魚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毀壞放生興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若恣軍民收羅采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盜若以至尊欲令軍民豐沃不許放生者去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宜武仍紀香火稟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曇捴請講遂即停罷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奏降敕開許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宜武旌賞倍常至尊刪智高明有感皆

應豈容爲軍民口味殺人害業縣尉此啟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海族至尊肯旨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偏加委任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聽者則是是非由于縣裁斷不關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于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開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殺逆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爲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爲案行江溪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遂建菩提爰被存亡莊嚴口口永願一人有慶保盤石之基使十千之魚恐相望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逖聽所聞頗傳惠化境有三異之德民謠五袴之歌飡味高風誠深隨喜但君臨稍畢旋反非賒唯希善始令終已全嘉與攀轅臥轍無繼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夭殤漁獵所占短命貧賤乃是世間現見可爲鑒誡

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廢淨土之花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過江海既處高源采捕無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召資身命直令采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召給軍士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介方酬唯參茶鶴卒獲寶珠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權越若不遂晉王符旨不乖貧道之言則是再灑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玉珮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普明齋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務統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召貧道此意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爲始禍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事信人口具不復委

陳沙門智顗白(將藏起字閏號國清百錄四)

與晉王召道病遺書告別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

勤一生望獲不謂禍罪殃殘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強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俗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又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恆惜妙道思值明時願逢外護初蒙四事既厭祈年師以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于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荅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頑至于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于湘潭功德粗表微心雖結緣者眾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于荊州法集聽眾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

國式豈可聚衆用惱宮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此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麈蓋人謂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間虛乏不可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為二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慮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兼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搜簡經論僻謬尚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造盍羞其拙囑弟子抄寫後本仰簡前所造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效壞雖誠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洪獎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

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忝登、厭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苦遮延歲、文義不同、悵然自慚、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爲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續高僧傳作遐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南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敎許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于潭州立大明寺、彌天道安于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敎影護、願光飾先德、爲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爲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荊州、仰爲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並蒙敎矚彼總管蘄春郡公達奚長儒僧齋敘書至夏口、而蘄春公亡、書未及付、慈恩已足、願爲玉泉作檀

越主、今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為立一伽藍、始剪木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為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移荊州玉泉寺貫十僧住天台寺、乞廢寺田為天台基業、寺閣并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泰平聖世、呈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迭送租米、車脚皆三五倍、下公斂不多、私費為重、典章處分、別有淡規、貧道不開、忽言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管窺未見理、若于式有妨、請不須論、于事有益、願為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開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監視四壁、自價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削、貫帳時或隨緣聽學、或山林修道、不及帳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

此例不多然有行業願許其首出則是度人出家併益僧眾熾然佛法得無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統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眾僧多行不稱服何不挾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遂機會徒成遺囑亦是為佛法為國土為眾生若能留心功德仰齎臨命口授言識力窮期迫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為期沙門某敬白開皇十七年十一月釋藏起三國清百錄三

淨土十疑論

第一疑問諸佛菩薩以大悲為業若欲救度眾生祇宜生此三界于五濁三塗之中救眾生苦因何求生淨土自安其身捨離眾生是無大慈障菩提道　答菩薩有二種一者久修行菩提道得無生忍自不待說二者未得不還及初發心凡夫要須常不離佛忍

力成就方堪處三界於惡世中救苦衆生故智度論云具縛凡夫起大悲生願生惡世救苦衆生者無有是處何以故惡世界煩惱強自無忍力心隨境轉聲色所縛自墮三塗焉救衆生故維摩經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疾人又智度論云譬如二人同行一人為水所溺一人性急直入水救為無方便力彼此俱沒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脫水溺之難新發意菩薩亦復如是為此常須近佛得無生已方能救衆生如得船者又論云譬如嬰兒不得離母若離母或墮坑井渴乳而死又如鳥子翅羽未成祇得依樹傅枝不能遠去翅翮成就方能空飛自在無礙凡夫無力專念阿彌陀佛使成三昧以念成故臨終斂念得生決定無疑

第二疑問諸法體空今乃捨此而求西方豈不乖理　答釋有二義一者總答二者別答總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彌陀淨土則是捨此求彼不中理也汝若執住此不求西方是捨彼著此此亦成

滅亦不中理也又訶責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者則斷滅見故金剛般若云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相莫作是念何以故發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二別若名去不生不滅者于生緣中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體亦不可得此生生時無所從來故名不生不滅者謂諸法散時不守自性言我散滅此散滅時去無所去故言不滅非因緣生滅外別有不生不滅亦非不求生淨土喚作無生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又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宮室若依空地隨意無礙若依虛空終不能成諸佛說法常依二諦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智者熾然求生淨土達生體不可得即是真無生此謂心淨故佛土淨愚者為生所縛聞生即作生解聞無生即作無生解不知生即無生無生即生不達此理橫想是非嗔他

求生淨土幾許誣哉此則是謗法罪人邪見外道也
第三疑問十方諸佛一切淨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淨土今乃偏求一佛淨土與平等性乖云何生淨土答一切諸佛土實皆平等但衆生根鈍濁亂者多若不專繫一心一境三昧難成專念阿彌陀佛即是一相三昧以心專致得生彼國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問佛十方悉有淨土世尊何故偏讚西方彌陀淨土專遣往生佛告普廣閻浮提衆生心多濁亂爲此偏讚西方一佛淨土使諸衆生專心一境易得往生若總念一切佛者念佛境寬則心散漫三昧難成不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與求一切佛功德無異以同一佛法性故爲此念阿彌陀佛即念一切佛生一淨土即生一切淨土故華嚴云一切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又云譬如淨滿月普應一切水形像雖無量本月未曾二如是無礙智成就正等覺應念一切

剎佛身無有二智者以喻得解若能達一切月影卽一月影一月影卽一切月影月影無二故一佛卽一切佛一切佛卽一佛法身無二故故熾然念一佛時卽念一切佛也

第四疑問卽求生一佛淨土何不于十方佛土內隨念一佛淨土何須偏念西方淨土耶 答凡夫無智不敢自專專用佛語只知偏念阿彌陀佛云何用佛語釋迦大師一代說法處處聖教惟勸衆生專心偏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如無量壽經觀經往生論等數十餘部經論文等殷勤指授勸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彌陀佛別有大悲四十八願接引衆生又觀經云阿彌陀佛有八萬四千相一一相有八萬四千好一一好放八萬四千光明徧照法界念佛衆生攝取不捨若有念者機感相應決定得生又彌陀經大無量壽經鼓音王陀羅尼經等云釋迦佛說經時皆有恒河沙佛舒其舌相徧覆三千大千世界證成一切衆生念阿彌陀佛乘佛大悲

其當作具

願力決定得生極樂當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偏有因緣何曰得知無量壽經云末世得法之時特駐此經百年在世接引衆生往生彼國故知阿彌陀佛與此世界極惡衆生偏有因緣其餘諸佛一切淨土雖一經兩經略勸往生不如彌陀佛處處經論般勤叮嚀勸往生也

第五疑問具縛凡夫惡業厚重一切煩惱一毫未斷西方淨土出過三界具縛凡夫云何得生　答有二種緣一者自力二者他力自力者瓔珞經云始從具縛凡夫未識三寶不知善惡因之與果初發菩提以信爲本住在佛家以戒爲本受菩薩戒身身相續戒行不缺經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發心住如是修行十波羅蜜等無量行願相續無間滿一萬劫方始至第六正性住若能增進至七不退住即種性住此約自力卒未得生淨土也他力者若信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取念佛衆生即能發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厭

離三界、身起行施戒修福、于一一行中、迴願生彼彌陀佛土、乘佛願力、機感相應、即得往生、故十住婆娑論云、于此世界修道有二種、一者難行道、二者易行道、難行道者、在于五濁惡世、于無量壽佛時、求阿鞞跋致、甚難可得、此難如塵沙、說不可盡、略述三五、一者外道相眩、亂菩薩法、二者無奈惡人、破他勝德、三者顛倒善果、能壞梵行、四者聲聞自利、障于大慈、五者惟有自力、無他力、譬如跛行一日、不過數里、極大辛苦、謂自力也、易行道者、謂信佛教念佛三昧、願生淨土、乘彌陀願力攝持、決定往生、如人水行藉船力故、須臾千里、謂他力也、又如劣夫從轉輪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自力、輪王力也、

第六疑問、具縛凡夫、得生彼國、邪見三毒等常起、云何即得不退超過三界、　答得彼國有五因緣不退、云何為五、一者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受、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進不退、

三者水鳥樹林風聲樂響皆說苦空聞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國純諸菩薩爲良友無惡緣境外無鬼神魔內無三毒等煩惱畢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國卽壽命永劫共菩薩佛齊等故不退也

第七疑問彌勒菩薩一生補處卽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處見彌勒菩薩隨從下生三會之中自然得聖果何須求生西方　答求生兜率一日聞道見佛勢若相似實有優劣且論二種一者縱持十善恐不得生彌勒上生經云行衆生三昧得入正定方便得口口無方便接引之義不如阿彌陀佛本願力光明力但有念佛衆生攝取不捨又釋迦佛說九品教門方便接引殷勤發遣生彼淨土但衆生能念阿彌陀佛者機感相生必得生也二者兜率天宮是欲界退位者多無有水鳥樂樹風聲樂響起衆生菩提之心伏滅煩惱惡業又有女人長諸天愛欲天女微妙諸天耽玩自不

能捨、不如彌陀淨土水鳥樂樹、風聲樂響、衆生聞者皆生念佛念法之心、伏滅煩惱、又無女人及與二乘、純一大乘清淨良伴、為此煩惱惡業、畢竟不起、遂致無生之位、如此比校、優劣顯然、何須致疑、今觀釋迦佛在世之時、大有衆生見佛不得聖果者恆沙、彌勒出世亦爾、何如彌陀淨土、但生彼國、悉得無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為生死業縛者也、又西國傳云有三菩薩、一名無著、二名世親、三名獅子覺、此三人發願同生兜率見彌勒、若先亡者得見彌勒、誓來相報、獅子覺先亡、一去數年不來、後世親臨終之時、無著語云、汝見彌勒必來相報、世親已去、三年始來、無著問曰、何意如許多時始來、世親云、至彼天中聽彌勒說法、一坐旋繞、即來相報、不曉此處已經三載、又問獅子覺今在何處、世親云、獅子覺為受天樂、在外眷屬、從去已來、總不見彌勒、諸小菩薩生彼、尚在五欲、何況凡夫、為此願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兜率也、

第八疑問、衆生無始已來、造無量業、今生又復無惡不造、云何臨終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過三界結業之事　答釋云、衆生無始已來善惡業種、多少強弱、並不得知、但能臨終遇善知識、若惡多者、知識尚不可逢、何況十念成就、又汝已無始來惡業爲重、臨終十念爲輕者、今已三種輕重較量不定、在時節多少、云何爲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緣、三者在決定、在心者、造罪之時、從自心虛妄顛倒生、此心初不知其爲罪業也、念佛者、從善知識聞說阿彌陀佛眞實功德名號、生此心、方知其爲勝因實福也、一虛一實、豈可相比、譬如萬年暗室、日至而暗頓滅、豈可以久來之暗、遂不滅耶、在緣者、造罪之時、從虛妄痴闇心、緣虛妄境界、顛倒生、然眞心未嘗不慚愧、有時而掩飾也、念佛之心、從聞佛淸淨眞實功德名號、緣眞實覺悟、踴躍奮迅心生、唯恐其不得一旦見佛也、一眞一僞、豈可相比、譬如人被毒箭、中箭深毒、慘傷肌破骨、一聞滅除藥鼓、即

箭出毒除豈肯言箭深毒慘而不去乎決定者造罪之時初不信其有佛也及至念佛之時又唯恐其有罪也念心猛利如日再明又譬如十圍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揮劍須臾兩分如千年積柴一豆之火少時即盡故一心念佛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為念佛時心猛利故伏滅惡業決定得生不須疑也

第九疑問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又往生論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當知女人及根缺者必定不得生彼

荅為對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說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刹耳但使衆生淨業成者臨終在定之心即是淨土受生之心動念即生淨土也觀經云彌陀佛國去此不遠又云業力不可思議一念即得生彼不須愁遠如人在夢身雖在牀而心意識徧至他方一切世界生淨土亦爾動念即生不須疑也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者但論彼國無女人及無盲聾瘖瘂人不道此間女人根缺人不得

生彼也、卽如韋提夫人、是請生淨土主、及五百侍女授記、悉得往生、但此處女人、及盲聾瘖瘂人、一心念阿彌陀佛、悉生彼國已、更不受女人身、亦不受根缺身耳、二乘人但回心願生淨土、至彼更無二乘執心、故無量壽經四十八願云、設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稱我名號、厭惡女人、捨命之後、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覺、況生彼國、更受女身、復有根缺耶、

第十疑問、欲決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業、以何爲種子、又凡夫俗人、皆不斷淫欲、未知得生彼否、　答使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種行、一者厭離行、二者欣願行、厭離行者、凡夫無始已來、爲五欲纏縛、輪迴五道、備受衆苦、不起心厭離五欲、未有出期、爲此常觀色身膿血屎尿、一切惡露不淨臭穢、故涅槃云、如是身城、愚痴羅剎住止其中、誰有智者、當樂此身、又經云、此身衆苦所集、一切皆不淨、上至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當觀此身唯苦無樂、厭

生厭離縱使妻房不能頓斷漸漸生厭作不淨觀若能如此觀身不淨者淫欲煩惱漸漸減少又發願願我永離三界五欲男女等身願得淨土法性生身此謂厭離行二名欣願行者觀彼淨土莊嚴等事欣心願求常不離佛得無生忍此謂欣願行也釋藏起口國清百錄

口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疏序

夫樂邦之與苦域金寶之與泥沙胎獄之望華池棘林之比瓊樹誠由心分垢淨見兩土之升沈行開善惡觀二方之麤妙喻彤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昏故知欲生極樂國土必修十六妙觀願見彌陀世尊要行三種淨業然化因事漸教藉緣興是召闍王殺逆韋提哀請大聖垂慈乘機演法羅王相而流彩聳珍臺而顯瑞雖廣示畛域而宗歸安養使末俗有緣遵斯妙觀落日懸鼓用標送想之方大水結冰實表琉璃之地風吟寶葉共天樂而同繁波動金

渠、將契經而合響、觀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覩如來、及其瞑目告終、上珍臺而高踊、文成印壞、坐金蓮而化生、隨三輩而橫截越五苦而長騖、可謂微行妙觀至道要術者哉、（釋藏法字十號）

立制法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宿植淳善、不可加之以罰、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尚不須輭語勸進、況立制肅之、後入天台、觀乎晚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鎖、日甚月增、爲成就故、失二治一、蒱鞭示恥、非吾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增損、衆共裁之、（釋藏起□□國清百錄□）

唱法華經題讚引

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宏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于今日矣

聽無量壽竟讚

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續高僧傳二十一）

訓知事人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險，遊學訓揚雜務，唯著一衲，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衆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自然名衆寶，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減損，即殃黎國。自他自傷，因倒因起，可自意得，何俟多言。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爲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愼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爾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誓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誦，時不虛過。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簸淅汰，繫念有習，謂已淨心揚簸不善，已曝淨水淅汰不盡，隨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就盡，無常遷逝，復速于是，踟躕當前，寂然入定。火滅湯冷，維那懼廢衆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忍

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始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敘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頗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爲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客恆制約不敢使衆然有急客輒取小菜忘不陪備由此譴責今爲衆奴前習未欠薄修易悟宿命罪祇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于南嶽衆中苦行禪定最爲第一祇用衆一撮鹽作齋飲所使無幾不自爲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慈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非久亦非傳聞宜自爲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遠近頗相追尋而隔嶺難爲徒步老病出入多自衆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酬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

發願文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修復

鄮縣阿育王塔寺穨毀願更修治

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

右三處功德乞修沙門某敬白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衆見燒滬瀆浮來鄮塔地涌剡山天樂遙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根善力利益斯土但年淹歲據聖跡淩遲諸佛影像若淪衆生善根無寄玆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爲道俗所知顧影羞躬無合自處上慙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羣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若值明時棟梁佛日願藉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修治三處先爲興顯三世佛法次爲擁護大隋國土下爲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

嚴則紹隆不絕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以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起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匝抵固非保惜先已身命奉給三寶謹聽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行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已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于佛隴金光明道場已發此願今重于石像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釋藏趣三四　消百錄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

釋彥琮

彥琮、俗姓李、趙郡柏人人、初名道江、齊武平中爲都講、入周更今名、隋開皇中、召住大興善寺、又住日嚴寺、大業六年卒、

福田論

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于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呂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邪、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

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眞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謝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成、和合爲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遵舊章、固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被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恆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德歸仁、僧尼朔拜、非所聞也、如檀越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

地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曰日月之光潤之曰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首斷蛇尚荀于隋侯魚猶感于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將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刪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詔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比丘接足于居士菩薩稽首于慢眾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呂權道難治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于謁拜必遵朝典猶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譏至言有戀幸垂詳覽王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則通于法理外則局于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

而未該、闡而不洽、予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言、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萃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衢巷、既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緣業于已往、祈妙果于將來、既蒙重惠、還思厚荅、方懸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荅、擬報乃深、徹以身敬、收利蓋淺、良以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六、知訓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郎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側福為尊、僧尚跪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

可反斯儀罕非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猶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欽智典如塔之覺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伍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魔恐懼染衣之日龍釋俱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剃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究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貴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賢信心平等或其値真纔滿四人即成一眾僧既弘納佛亦通在食着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眾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欽辯才新學頂禮誠

訓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準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宗藏兆恭如來無量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恐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途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既非三慧詎是恆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雖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耆幼有序先後無雜末呂一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亡歌而鼓盆子葬嬴而禮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槃明王之制乎況覺典沖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非四攝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師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遊夷齊之操攬今尚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懷于公庭未流情于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僞矣

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道爲王所敬僧猶莫致于禮僧衆爲神所禮王盍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爲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合神擁護今來在僧所請之至會聞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寘人之託生上德雖祕于淨心外像仍標于俗相是已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詎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于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眞說乃云居剎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

國敬佛教而崇僧寶盆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恆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而令風行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頗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尊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神伍眞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開邈相學剃薙職掌擅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躡其俗役擬稱王綱卽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因是恆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

鬼者歸也然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于人唯止惡道神勝于色聲該情趣心者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于一氣誠言闕于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曰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于乾坤得之于父母識含胎藏彌亙虛空意帶乘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燄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眞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于舊蹤傾心覬于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于是乎教通三世衆列四部二從于道二守于俗從道則服

職下脫子字 何下錯字衍

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何錯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負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遭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二十五 廣弘明集

遁極論 并敘

原夫隱顯二途不可定榮辱真俗兩端孰能判同異所以大隱則朝市匪諠高蹈則山林無悶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馬名不義裏肝膽可如楚越或語或默良喻語默之方或有或無信絕無有之界若夫雲鴻霞翮孔雀謝其遊飛淨名現疾比丘憚其高辯發心即是出家何關落髮棄俗方稱入法豈要抽簪此即染淨之門權實而莫曉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莊生宗齊一之論釋子說

會三之旨、大矣哉、誠爲深遠、實難鉤致、竊聞陰陽合而萬物成、鹹淡和而八珍美、何廢四時代序、五味猶別、吕此言之、豈眞俗之混殽、隱顯之云異、或有寡聞淺識、則欲習淩周孔、微肩薄宦、便將位比帝王、強自大、吕立身謂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無佛法、輕毀泥口、賤懱沙門、愚蒙爲儒、戲招冥禍、或有始除俗服、狀如德冠天人、纔掛僧名、意似聲高海域、傲然尊處、詳爲極聖、豈知十纏猶積、三學靡聞、不隨機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駁、高懷達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紛挫銳、假設旗鼓、雖復俱有抑揚、終吕道爲宗致、其猶五色綺錯、近須彌而會同、萬像森羅、依虛空吕總集、歸根自芸芸之物、吞穀寶茫茫之海、斯誠允贊于佛道、逝獎于玄門、庶令無我無邪、允謙允敬、式貽後進、論之云爾、

有梵行先生者、高屛塵俗、獨栖丘壑、英明邁九天之上、志氣籠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髮灰心、糞衣殊羊續之袍、繩牀異管寧之榻、

自隱淪西嶽數十年矣確乎不拔澹然無爲每自歎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蒼生擾擾勢自嬰羅不可自致淸昇坐觀塗炭復須棄置林藪分衛人閒于是屈蹟暫遊方踐京邑次于灞上有行樂公子者控龍媒于流水飛鶴蓋于浮雲繡衣侯服蕭風合氣璁勒金鞍爭光炫日定知攀巢之愛是屬潘生割袖之寵已迷漢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迤邐池側追山公之賞道逢先生怪而問曰先生貌若燕趙之士髮如吳越之賓容色似困陳蔡衣製不關楚屈徐行低視細語離羣瓦缽恆持無異顏回之瓢器錫音乍振何殊原憲之藜杖此地未之覩我嘗所不聞敢問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靜默良久徐而對曰觀子馳騁于名利荒惛于色聲哉天猶不測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聞坎井之內本無吞舟之鱗榆枌之閒詎有垂雲之翼吾非子之徒歟其可識乎試當爲子言之幸子暫屏高聽吾師也德本深植樹自三祇之初妙果獨高

成于百劫之末總法界而爲智覺虛空已作身盡虛氣稟二儀道
周萬物而已斯故身無不在智極規矩之外智無不爲用絕思議
之表不可已人事測豈得已處所論將啓愚夫之視聽須示眞人
之影蹟其猶谷風之隨嘯虎慶雲之逐騰龍感應相招抑爲常理
于是降神兜率之宮垂象迦比之域氏曰瞿曇種稱刹利俗名悉
達道字能仁乃白淨王之太子也家世則輪王迭襲門風則聖道
相因地中三千旣殊于維邑國朝八萬有踰于稽嶺宗親赫甚孰
可詳焉曁吾師生也坤形六動方行七步五淨雨華滿國二龍灑
水徧空神瑞畢臻吉徵總萃觀諸百代曾未之有然後孕異堯軒
産殊禹契至如黑帝入夢之兆白光滿室之徵徒曰嘉祥詎可擬
議身邊則金色一丈肩間則白毫五尺開卍字于胸前蹑千輪于
足下大略已言三十有二非可已龍顏虎鼻八采雙瞳方我妙色
挍其昇降者也雖復呂公之相高帝世謂如人若譬私陀之視吾

師未可同日于是崇業大寶正位少陽甲觀洞開龍樓迥建至如多才多藝允文允武非關師保自因天骨或于太子池臨泛之辰博望苑馳射之際力格香象氣冠神功試論姬發曹丕莫之與擬漢盈夏啟寧足涉言父王宮衛甚嚴喻覩婉篤九重禁闥聲聞則四十里三時密殿姬麗則二萬人然目道性恬凝志願沖固雖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節歷王城之四門哀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眞其于斯矣于時桃則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則半輪低閣永夜方深覩妓直之似横屍悟宮闈之如敗冢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闕雖復秦世蕭史周時子晉許由洗耳于箕山莊周曳尾于濮水方茲去俗何其蔑如是呂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之蹟沐金流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糜座因施草于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屏卷大業剋成獨稱爲佛是吾師也法輪則奈國初轉僧侶則憍陳

始度至于迦葉兄弟目連朋友西域之大勢東方之徧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國之王莫不服道而傾心餐風而合掌于是他化宮裏乃弘十地耆闍山上方會三乘善吉談無得之宗淨名顯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羣之比丘胷前則吐納江河掌內則搖蕩山谷論劫則方石屢盡辯數則微塵可窮斯乃三界之大師萬古之獨步吾自庸才談何以盡縱使周公之制禮作樂孔子之述易删詩予賜之言語游偃之文學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並驅馳于方內何足道哉自我含靈福盡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河春秋有八十矣應身粒碎流血河追爭決最後之疑競奉臨終之供嗚呼智炬消慈雲滅長夜諸子誠可悲夫于是瞻相好于香樓記窣睹于貝葉三藏受持四依補處而我師風無墜特恃斯乎但世道紛華羣情矯薄人代今古暨于像運旣當徂北稍復東漸所以僉人夢劉莊之寢摩騰竹蔡愔之勸遺教之流漢地

創發此焉、迄今五百餘年矣、自後康僧會竺法護佛圖澄鳩摩什繼踵來儀、盛豈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侶、慧嚴慧觀之徒、竝能鉛槧挂冠、翕然歸向、緇門繁熾、焉可勝道、吾少長山東、尚素王之雅業、晚遊關右、慕黃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猶淪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致也歟、遂乃希前代之清塵、仰羣英之遠迹、歸斯正道、拔自沈泥、本號離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將、吾之儔黨、其謂此乎、公子蹙頞而言曰、觀先生之蔽、雖可談天、然其所說、何太虛誕、竊尋佛本啓化之辰、當我宗周之運、自云娑婆總攝、靡所不歸、或復光照無際、聲振有頂、或復八部雲孫、十方輻湊、計天竺去我十萬里餘、俱在須彌之南、并是閻浮之內、那忽此開士庶、無至佛所、如來亦何獨簡、不賜餘光、弗生我秦漢、雁截我墳籍、詳此二三、疑惑逾甚、僕聞貞不絕俗、隱不違親、所以和光于塵裏、拔迹于火內、至若束帶垂纓、無妨修德、翦鬚長髮、足可閑居、且道本虛通、觸無不是、何必

絕巢于冠髻、嵩在門錫鉢、竊以不傷遺體、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終從朝命、今既緇衣髡髮、未詳其罪、不仕天子、無乃自高、敢諮先生、請當辯析、先生曰、吾聞大音不入于俚耳、其驗茲乎、猶欲已寸管窺天、小蠡量海、而我法門、寘非吾子之能極、吾且仰談神力、更爲言之、吾師化道、含弘、靈鈞遠被、但衆生緣薄、自爲限礙耳、何關佛威之不大、聖澤之無均、其猶日月垂象、麗天雷霆發音動地、而聵于聲、瞽豈光微聲小者哉、然佛遊舍衛、有餘二紀、三億之家、猶不聞見、何怪邊地十萬里乎、竊以周孔之生、本惟華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邪、至于東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籙、然乘鸞排霧、世有其人、欲不長于神仙、猶密之而非載、盛解味吾師之道術、書之于悖史乎、況值秦皇焚典、經籍不全、何容守此爲文、遂無大見、然有惑彼正真、甘茲隨俗、未悟身之非潔、豈達命也無常、服翫則數重不止、慳貪則一毛難落、屑屑頑民、可悲之甚、吾已無保于形

骸、誰有營于炫好、鬚髮既翦、我心自伏、衣惟壞色、愛情何起、所以
五綴而持想、六時而繫念、蕭然物外、是曰逆流、竊聞夏禹疏川、則
有勞手足、墨翟利物、則不恪頂踵、殺身以成仁、餓死而存義、此並
有遺于大孝、然猶盛美于碑書、茲性棲玄、立身行道、方欲廣濟六
趣、高希萬德、豈學子拘之于小節、顧在膚髮之間哉、扇逐榮名、餘
事從北面之例也、其若效淺祿微、唯勞諾老、無暇功高位極、常懼
危溢不安、于何棄珠、一何賤寶、但火內之蓮、非吾所發、染而不染、
何爾能知、公子曰、先生強諂華以飾非、護牆茨而不埽、請聽逆耳
之觸論、略條其弊也四焉、僕聞玉樹不林于蕀葭、威鳳不翠于燕
雀、先生道雖微妙、門人獨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類卑神闇、無三
端可以參多士、無十畝可以爲匹夫、怪王事之不閑、恥私門之兆、
並寄逃役于佛寺之內、纔容身于法服之下、見人不能敘寒溫、讀
經不解立正義、豈知尚心于百姓、背禮于二親、非所以自榮、其弊

一也僕聞采椽土階之儉唐堯之所已字民瑤臺玉甍之盛商辛之所已敗俗況如來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應宴坐于冢間經行于樹下何宜飾九層之刹建七寶之臺不愍作者之勞不慚居者之逸非所已自約其獘二也僕聞無自伐功老明之極教不讃已德唯佛之格言勞謙則君子終吉克謙則聖人尙美必若內德克盛自然外響馳應寡俗坐致揄揚豈況佛心澄靜亡諸得失之俗如何獨許世尊之號不欲推人然彼羣經莫二之宗各謂第一之稱自生矛盾將何已通非所已自遜其獘三也僕聞情存兩貫心愼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懷廉士之高節或散之于宗族或棄之于山水況玄道清淨反俗沙門而復縱無厭之求貪有爲之利徼俗人則令不罄髓腦論賜施則便無讓分毫或賄貨經過或上客至止不將虛心而接待先陳出手之倍數此乃有識之同疾海內之共知非所已自廉其獘四也僕直言雖苦可爲藥石惟先生高見

覽㠯詳之、先生曰、吾子不佞、何謂道邪、子但好其所㠯同、寧知其所㠯異、徒欲圯毀末損金剛、吾道弘邃、豈可輕矣、吾聞萬機斯總、聖皇所㠯稱大、百川是納、巨壑所㠯爲深、王則不恥于細民、海則無逆于小水、況吾師大道、曠無不濟、有心盡攝、未簡怨親、自當品戒德之小大、混族類之高下、故有除糞庸人、豳涉不生之位、應書貴士、倒墜無間之獄、內祕難識、外相孰知、子何自擅爲銓衡、吾未相許、爲水鏡、若但㠯貌取人、失之遠矣、遂使叔向伏礙蔑之語、長者悟沙彌之說、且復窮通有運、否泰無恆、或始榮而後辱、或初微而後盛、異緻紛綸、可略言也、至如立錐無地、非慕堯舜之德、餘苗不紹、豈傳湯武之聖、詎知吞倂六國、其先好馬牧人、約法三章、則唯亡命亭長、樊灌起販屠之肆、伊呂出廚釣之間、歷代因循、高門相襲、遂爲四海熾族、五陵貴氏、冠冕陵雲、風流蓋世、豎若朝陽睎露、叢皁隸之難習、裔草負霜、混螻蟻之莫別、是知用與不用、虎鼠

何嘗尋末窮本人倫一繫挪忽輕已乘軏蔑茲甕牖雖復才方周
旦亦何足觀嘗試言之朝市虛煩身心空弊智者同棄賢人共鄙
但覺斯懷之可入所以遊地而歸來吾則厭來苦而知昨非予便
耽往欲而惑今是寧自安貧樂道少賤多能奚用太廟之犧牲豎
子之烹雁吾今素質自居默念無雜不假導于仁義豈亂想于繁
華固亦騎遊牝牡自忘寢膳詎守寒溫之小木音義之薄伎修心
可以報德何局定省之儀弘化可以援引寧止俯仰之事此吾所
謂一勝也吾師空間樂處不唯聚落輕微務納豈獨珠瓔是以棲
形五山遊神三徑或受莚士或餐馬麥讚淨心之小施譏雜相之
多捨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茲而表誠信斯自束修大體供養恆
式豈佛身之欲須乃含生之達志便以凡俗難悟僑嫉未除競獻
名寶利收多福所以玉樂高刹掩日聳于半天繡栱飛甍遮雲被
于寓內爭名好尚善將焉在著相寡識遂及乎斯雖乖至真之理

足感榮華之樂生民唯此爲功如來亦何抑說此吾所謂二勝也吾聞談無價之奇寶冀欲拯貧讃不死之神香只將愈疾但衆生信邪巫之狂藥捨正覺之甘露固壽已深懷迷自久吾師之出世也本許救濟爲功知我者希無容緘默使物識眞以迴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竝于世兩日不共于天厥號無兢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聖事謙讓之風者已然至理同歸逐情異說是經稱最各應宜聞此吾所謂三勝也吾聞不過四民之利莫致百鎰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須養吾稱乞士則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則傾之以國城何容責我之貪非不自揣己之慳藏是職分財相得獨應管鮑乎吾聞天王武庫出給尙不由臣下況吾師福物取與寧獨任凡僧本雖四輩而來今屬三寶而用爲道興供義乖行福既爲十方常住非曰私擬諸己自專則法律不許請衆則和合無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銷吾何情而敢擅只懼我之同咎豈欲貪

利者哉、竊以粒重七斤投水則煙火騰、鑊飯餘一鉢、與人則若類充滿、佛猶無悋于飢犬、竊有惜于餓鳥、是知概用固以招慠、迴施許而獲益、豈是眾生之薄福、則非吾師之偏心、至如餓鬼不覩川流、病人兆覺美味、罪關于餓病、豈流味之無也、竊聞功臣事主、眾帛不次而酬勳、明主責躬、蒼旻不言而效德、子兆能自慨之無感尋譎吾師之不悲、特此饕餮、何以爲人、至若鄭侯館于交遊田君布心于賓客、空規豪蕩之聲勢、詎擬福田而推揚、此吾所謂四勝也、吾雖言不足而理有餘、子但驚所未聞、惑于所不見、吾之所說、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雖高談自喜、終類守株、所論報應、何其悠眇、僕聞闇闢混元、分剖清濁、薄資異氣、悉稟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卧翔潛之鱗羽、命分修短、身名寵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詎是宿業之能爲、竊見景行不虧、夭身世而嬰禍、狂勃無禮、竟天年而享福、遭隨若斯、因果何驗、且氣息則聚生散、从形神則上歸下沉、萬

事寥廓百年已矣何處天宮誰爲地獄庸人之所信達士未之言先生猶或繫風請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辯士哉見何庸淺所談不踰百世所歷無越八荒詎能曉果報之終與察因緣之本際不可局凡六識罔聖三明者也吾聞播殖百穀非獨水土之功陶鑄四生詎止陰陽之力既有根于種類亦無離于集起竊見或體合夫妻子孫不孕或身非鰥寡男女莫均至于螢飛蟬化蜂巢蟻卵非構兩精之產豈從二藏之妊若但稟之于乾坤人亦資賴于父母一須委運慈孝何歸是知因自參差果方環互支分三報星羅萬品或今身而速受或來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竊以賞罰不濫王者之明法罪福無舛業道之大功政治則五刑罰祿位賞幽祇則三塗罪人天福目前可以爲鑒誡豈伊吾之構虛論哉子未陷囹圄誰信有廷尉不遊岱宗便謂無鬼府但善惡積成則殃慶有餘彼之茂典爾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應大江橫石之感

羊公有王、郭上黃金驄標絕宜之馬、珠降喻參之鶴、姿及宜上之崩于杜伯、襄公之斃于彭生、白起甘死之微、李廣不侯之驗、陸抗姨則遺後、鄧攸絕嗣則止身、所以昭著、孰言冥杳、雖有知無知、六經不說、然祭神祭鬼、三代攸傳、必也死而飲饗、何求存日仁行無益棄儒經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懦、早須歸悔體我真言、公子曰、先生雖懸河逸辯、猶有所微、僕聞天生蒸民、剛柔爲匹、所以變化形器、含養氣靈、婚姻則自古洪規、嫁娶則列代恆禮、罪應不關于子爲、道亦無嫌于妻、遂使譜誌許寶華之紛、妙光納施珠之信、衆香六萬、尚曰法師、毗邪二千、猶名大士、何獨譏茲伉儷、擬此情性、亢龍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種誰因續、此先生之一蔽也、僕聞猛獸爲暴民之業、毒蟲含傷物之性、所以順氣則秋獮、除害則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如牛豕充犧羔雁備禮、遠庖廚人之手、豐犧盛實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

復鳥殘自外、虎聽內徒、如何關養形命、空作土塵、此先生之二蔽也、僕聞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為物、其來尚久、銷愁適性、獨可茲乎、所以嵇阮七賢、與情于斗石之甚、劭蘊兩聖、盛德于鍾壺之飲、管則藉此而談玄、于則因茲而斷欲、聞諸往哲、未嘗不醼、但自持之于禮、何用陋衆獨清、此先生之三蔽也、僕聞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資道器之身、除茲呼吸風霞、餌飲芝露、敢為生類、罔弗由之、自可飽食用心、無廢于道業、何假持齋倦力、行之于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僕亦恭聽、先生曰、吾聞剛強難化、因當爾耶、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迹也、子豈識其迹、由此觀之、未可與言道也、竊以鄙言無逆、尚逆至親、邪行不仁、猶憐先達、然其男則總離襁褓、談雙飛以求娶、女則催辭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貪小樂、公行世禮、積習生常、混然誰怪、此而無恥、尤類鶉鶵、勿將褻小之制婚、故非高尚之攸雅、且婚者昏也、取寄昏成、明非昌

顯之哉絕諒是刑部之危行獨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厲泛大彭
祖獨臥之術可以養和性斯固播之于良譬美之于方策況乃吾
師之成教也弘淨行之宗經豈復順彼邪風與茲欲網將出六天
之表猶無攜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挾友祭唯有二果白衣弊
業通許一床居士精而難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緣託何必待我之
相配方嗣于吾師獨不聞同一化生士無女業咸屏四大法喜資
形此吾所謂一道也吾聞生死去來本方步蚑蠕晦上下無異循
環業之所速入畜何準是以衛姬蜀帝之徙牛哀伯奇之類狐為
美女稗作書生柳亦專歸難思譬易詳也竊以持戒無畏鬼龍含
德不懼蜂蠆術鴿投影猛虎越江我善則報之以明珠人惡則應
之以毒氣諒由息之生殺豈禽獸唯害物邪雖復飛走別形借身
貿異輪迴無始誰非所親怨已為喻亦何不忍証可等有生之血
肉充無用之肌膚至若炊而歸士物我同致所以真不食蚳孔猶

覆醢況吾仁慈之隱惻兆甘美于肥鮮但五律漸開雙林永謝此吾所謂二通也吾聞酒池牛飲著乎往昔雖百六數窮亦亂國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驗來生幽暗將復何已至如文舉之罇不空玄石之服難悟蓋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論乎道哉但使深酣則過多微醺則愆薄欲言飲而無失未之有也往賢之所嚴戒良以此乎縱不關物命亦無宜舉酌此吾所謂三通也吾聞戒自禁心齋唯齊志可謂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縱情嗜欲終爲難滿所以節限二時足充四大覺驕蝗之附後見豺狼之對前危亡之期既切飢渴之情遂緩自惜道勝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竊以帝王之祠宗廟夫子之請伯陽猶須絕味辛葷清居齋室況吾欲亡身而訪道寧復留心于美膳者哉此吾所謂四通也莫謂子所不能謂吾爲敝吾之所嫌幸子擇以從之公子于是按足叩頭六體皆汗魂飛膽喪五色

無主恍如料虎復似見龍悦焉若亡莫知所對先生摩頂勞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對曰僕本生下邑無聞大覺之名稟性疏野溺迹外邪之見不逢先生幾將禍矣此承下風之末精義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請容剃落受業于先生之門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出弘明集

辯正論

彌天釋道安録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于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説正似亂詞尋檢正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後説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愼乎。正當以不關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于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禀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其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于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閑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既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卽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眞僞，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僞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

南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析疑、虧動、競逐澆波、撥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遣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極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則發蒙草創、服膺章簡、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為力至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巨、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正于此域、固不為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因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靜言思之、慨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語、充布閻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于是舌根恆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為種性、安之所述、大啟元門、其間曲細、由或未盡、更憑正文、助光遺

述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誦六呪功七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疏其相廣文如論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讖世高審得故本難繼者也羅叉支越斵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關質斵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參聖慧解深發功業弘啓創發元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應雖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眞宗稍顯其所宣出竊爲分明聊因此言輒詮古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宋尚于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于文才尤從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之以正自茲已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末僧鬘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鬘安禪本合掌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邑義少加新眞

謬陳時語多飾琛若令梵師獨斷則微言罕革筆人參制則餘辭必混意者宜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淆亂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昞涅槃之記部黨興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誠水鶴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纔亡法門即滅千年已遠人心轉僞既乏寫水之聞復寡懸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慇懃于三復靡造次于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不苦闇滯其備三也

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專執，其備五也；耽于道術，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靡絕。若使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遇良材。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鏦之徒，不迴隆于魏室；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遐說，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則語逐洛陽；發序赤烏，則言隨建業。未應強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元宗；遇本即依，真偽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心，非關四辨。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挑管錐，未殺窮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迴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

何待譯言、本尚衚同、譯豈純實、等非圓器、不無疏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宏要道、況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翦鬚、若遣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遙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為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為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觀經葉、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續高僧傳二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寢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臨適誠、令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

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後二王之後王者所重敬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于容節故周亞父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戢翦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胄之流也昔代筮賓尊先冠阼母兄致拜已禮成人今沙門已大法為己任拯羣生于塗炭敬遵遺囑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禰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塵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罰三木被鐘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微承天則貴沙門

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之苦浪淸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開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披尋采遺烈于青編纂前芳于汗簡重以感論牌于佛日攀燭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違公有言曰淵鑒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驟通賢儻無譏矣廣弘明集二十五

合部金光明經序

金光明經者敎窮滿字金鼓擊于夢中理極眞空寶塔涌于地上三身果備酬著報之無虧十地因圓顯修之具足所以經王之號得稱于斯將知能弘贊人其位難量者也大興善寺沙門釋寶

貴者，即近周世道安神足，伏膺明匠，實曰良木，翫閱羣經，未嘗釋手，口謂瞿曇身子，孔氏顏淵者焉。然貴覩昔晉世沙門支敏度合兩支兩竺一白五家首楞嚴五本為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兩竺三家維摩三本為一部，作五卷；今沙門僧就又合二讖羅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為一部，作六十卷。非止收涓添海，亦是聚芥培山。諸此合經，文義宛具，斯既先哲遺蹤，貴遂依承，以為規矩。而金光明見有三本：初在涼世，有曇無讖譯為四卷，止十八品；其次周世闍那崛多譯為五卷，成二十品；後逮梁世，真諦三藏于建康譯三身分別、業障滅、陀羅尼最淨地、依空滿願等四品，足前出沒，為二十二品。其序果云：曇無讖法師稱金光明經篇品闕漏。每尋文揣義，謂此說有徵，而讎校無指，永懷寤寐。寶貴每歎此經祕奧，後分云何竟無囑累？舊雖三譯，本疑未周，長想梵文，願言逢遇。大隋馭㝢，新經即來，帝敕所司，相續翻譯。至開皇十七年，法席小閒，因勸

請北天竺鞬陀羅國三藏法師闍那崛多此云志德重尋後本果有囑累品後得銀主陀羅尼品故知法典源散派別條分承注末流理難全具賴三藏法師慧性沖明學業優遠內外經論多所博通在京大興善寺卽為翻譯并前先出合二十四品寫為八卷學士成都費長房筆受通梵沙門日嚴寺釋彥琮校練寶珠既足欣躍載深願此法燈傳之永劫 釋藏食一

法純像贊序

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為之碑文廣陳盛事衆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橫被聞于京室 續高僧傳純住西京禪定寺仁壽初卒弟子慧昂等圖其儀質飾以丹青琮為之敘

贊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隋文卷三十三終